

2023年全国中学生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省内选拔已进入倒计时,“五大学科”竞赛再次成为学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取得全国决赛银牌即可破格入围“强基计划”校考资格,进入国家集训队则免试保送清华北大。

近日,笔者走访了西安市多所高中,发现开设“五大学科”竞赛的高中并不多。对于高中生来说,想要进入名校的话,是专心攻克高考还是通过“五大学科”竞赛通道直通顶尖名校,到底该怎么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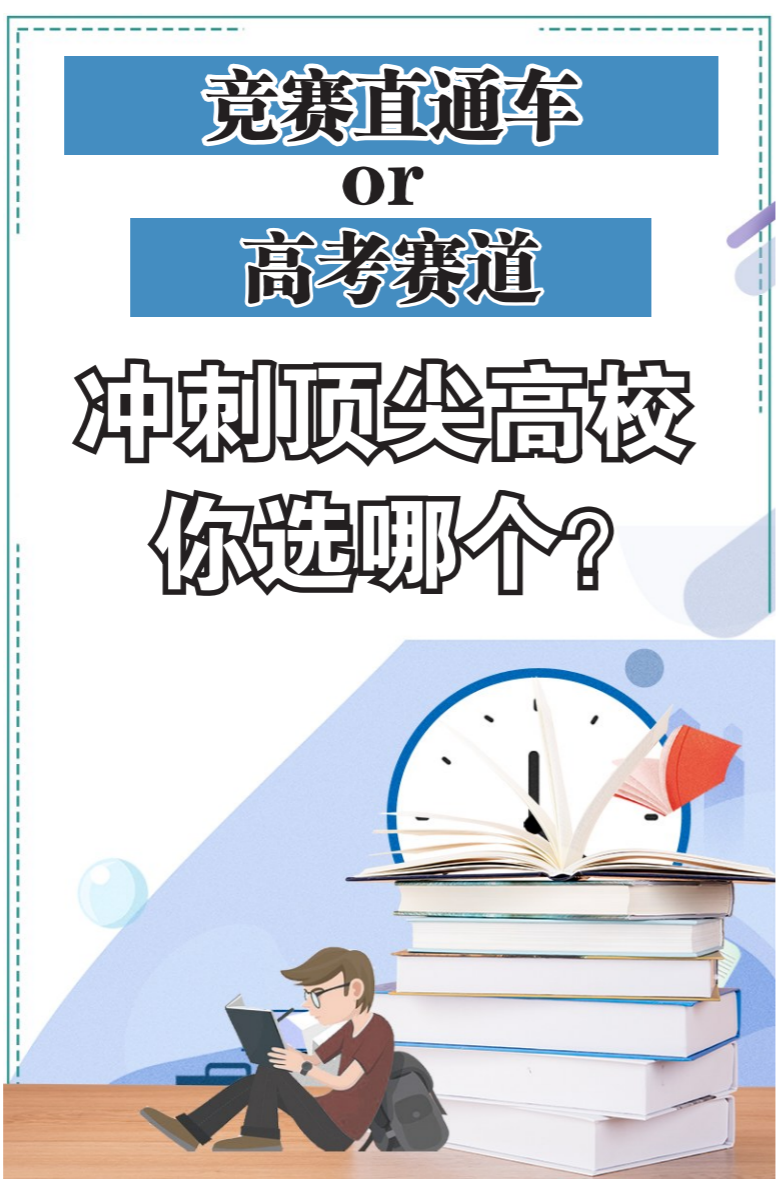
学科竞赛门槛很高并非人人都可参与

既然拿到名次就能进入名校,学科竞赛到底难不难?

一位从事竞赛工作多年的教练员表示,竞赛这条路的门槛很高,不仅需要参赛者在学科方面具有很强的天赋,更需要参赛者持续保持对参赛的兴趣和热情,“不算周六周日,节假日,周内学习时间最少10个小时,如果没有兴趣根本坚持不下去。”

该教练员介绍,参加竞赛的孩子们,从高一第二学期就得开始训练,“周内每天下午三节课后,大概学习一个半小时,晚上做习题、看书一个小时,加起来每天竞赛内容学习时间2.5个小时左右,周内五天至少得10个小时学习。周末还要上半天强化班。临考前还要集训,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该教练表示,到了高二年级,基础扎实的学生一般在四五月份会停课两周,全力以赴备考生物、信息学等科目的初赛,那些文化课成绩不太突出的参赛选手,就只能牺牲暑假时间来参与竞赛集训。

而学科竞赛中教练员的选拔要求,甚至比参赛者更为严格。“竞赛考试的范围全是大学的知识点,因此教练只能由名校的大学教授,或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曾经在竞



赛中获奖的参赛人员担任。”竞赛机构的负责人介绍,由于教练员的稀缺性,导致他们的薪资远远高于普通高校老师,这就使得一个城市中,能长时间聘请教练员的学校屈指可数。此外,比起学校财力因素,学校生源质量在学校的竞赛中更为重要,“竞赛这个事儿,三分靠老师,七分靠自己。如果参赛者没有天赋,花再多的钱,请再多的老师,也都是浪费资源。”他表示,一个财力、一个生源,这两个要素结合在一起,就导致在全国范围内,有能力培养学生

参与竞赛的学校,往往仅是城市中“前几名”的高中。

竞赛采取淘汰制 风险只能由参赛者承担

一竞赛机构的负责人称,虽然参赛者取得全国决赛银牌即可破格入围“强基计划”校考资格,进入国家集训队则免试保送清华北大,但这并不是学生们进入名校的捷径。

该负责人介绍,虽然每个排名靠前的高中在高一时都会对学生进行竞赛测试,通过选拔后也有不少学生被选入竞赛班,但是最终吃到竞赛“红利”的,却是凤毛麟角,“参考这几年的比例,例如全省高一150人专做竞赛,能进入省一级比赛的大概有80人,能进入省队的在18人左右,而最终进入国家队的参赛者仅10人左右。”他说。

除竞争激烈外,参赛者还会背上额外的学业和心理压力,“参赛的孩子都是高中生,他们每天除了完成日常学习任务外,还得额外进行大学知识的学习,这无形中让他们分散了在正常学业上学习的精力。如果竞赛中途失败,那他们只能重新选择高考,最终考取的学校可能会低于他们原本的预期。”对此情况,该负责人表示,竞赛难免残酷,但既然做出了选择,那就应该承担因此带来的风险。

相关链接

什么是“五大学科”竞赛

全国中学生五项学科竞赛是面向全国中学生开展的课外科学竞赛活动,分别是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信息学五门奥林匹克竞赛,主要面向高中阶段。

学科竞赛主要分为国际赛事、全国赛事、省级赛事三级,级别不同,难度不同。

竞赛or高考各有利弊 选择权在学生手中

既然竞赛风险这么大,学校是否还应鼓励学生继续参赛呢?

西安一高中的竞赛负责人表示,竞赛的最终目的其实是为国家选拔专项人才,而且有能力开设竞赛班的学校,也只是给竞赛提供了平台,并不会大肆宣扬或强迫孩子去走竞赛这条路。

“能参加竞赛的孩子,都在某一学科内有很强的天赋,竞赛只是给他们提供了尽情展现自己天赋的平台。”该老师说,竞赛过程中会有很多次选拔,如果参赛者是被迫参与的,那么他在一开始就会被淘汰,也根本不会出现“竞赛占用了高考学习时间”这一说法了。

该老师还表示,能进入各学校竞赛班的学生,都是学习能力极其优秀的,都具有很强的自主学习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就算在竞赛中落选,他们也能通过高考考上一所名牌大学。”

从事竞赛行业多年的朱先生介绍,他在和清华毕业生的接触中发现,通过竞赛进入清华的学生专项能力更强,本科毕业后更多地从事研究方面的工作。而通过高考进入清华的学生,综合能力则会更强。

王煜鑫 朱哲

(上接第一版)

“确实很危险。遇到近百米的悬崖,都不敢往下看。”张文学多次下过悬崖。“为了安全,我们用大锤在崖顶打下至少1.5米深的钢筋,绳子一头拴在钢筋上,另一头绑在队员身上,把人顺着崖壁吊下去。”

11年来,“悬崖造林队”已在水土极易流失的宜川县黄河西岸悬崖、陡坡等生态脆弱区,种下一万多亩林地。

“每年遇到最危险的悬崖,这支造林队都是主动揽活,冲锋在前。”宜川县林业局局长郝云峰说,“加上他们一直坚持做的早绿早化面积,19年来,他们在全县累计种下近4万亩、至少280万棵树。”

不断探索 只为让树活下来

“悬崖造林队”所在的宜川县正处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腹地,境内黄河长达66公里。在悬崖上造林,种上难,让树活下来,更难。

“提高侧柏的成活率,首先得栽大树苗。”这是造林队多年来摸索出的经验。大苗一般高1.5米,重5公斤。很多造林点,运输车到不了,只能肩扛背驮。为了提高效率,队员们单次负重不超过30公斤,背到最远的种树点,得爬坡过坎走40分钟。

黄河悬崖上土层稀薄,刨不出深坑,一米多高的树苗直接种下去,很难存活。

没有坑,造坑;没有土,背土。为了让树在悬崖上活下来,在当地林业部门指导下,造林队探索出“垒坑客土造林法”。

“我们在悬崖上就地取材,用锄头刨出石块,砸碎,一层一层垒成石坑。想要成活率高,石坑必须足够大。”郝雷说,“坑越大,需要的填土就越多。种一棵树,我们用面粉袋装土,平均要往悬崖下吊10袋土,每次吊半袋,来回要吊20次。一旦崖顶上缺土,我们就一袋一袋从山下往上背。”

黄土高原降水偏少,旱灾是造林的最大天敌之一。

2017年,宜川县遭遇持续大旱。“3000多亩的树苗,成活的不到30%,最严重的地方,一亩地76棵苗,死了60多棵。”王永红急得直掉眼泪,又毫无办法,因为很多地方完全没有水。“最绝望的时候,我跑到山顶上,扯着嗓子大喊大叫,就想发泄一下。”

除了天旱,黄河沿岸常年风大,雨水在崖间也很难停留,破解无水之困,队员们在每个造林点的最高处挖建蓄水池,将黄河水用农用车拉上山,装好水泵后,接上三四百米的水管逐坑浇灌。仅在记者采访的一个造林点,山顶上大大小小的蓄水池就挖了6个。

正是依靠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断探索的精神,造林队摸索出一套在黄河中游生态脆弱区行之有效的造林成活经验。宜川县林业局总工程师袁国荣介绍说:“造林队想尽办法,综合运用多项抗旱技术,种一片成一片,显著提升了这片区域的绿化面积,将宜川县黄河沿岸的造林整体成活率提升到90%以上。”

只要还有一寸荒山 我们就把树种进行到底

站在黄河边,王永红指着周围的悬崖、陡坡向记者说:“现在你能看到的松柏,全是我们种下的。”望不到头的绿荫背后,是造林队员们常年的咬牙坚持。

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造林队员们都穿着厚厚的补丁裤,他们的脚和腿肚上,全是密密麻麻、发青发紫的小血痂,很多小血痂甚至粘成一片,成了大伤疤。

“元凶”就是遍布黄河岸边的酸枣刺。

“一天被扎五六回,裤腿天天被扯烂,没人敢穿新裤子。”郝雷说,“扎了就忍着,把活干完再说,回到家再把刺从肉里挑出来。酸枣刺很小、很细,还长着倒钩,扎在肉里很深,挑起来特别疼。”

因为常在悬崖和陡坡上作业,一个季度下来,一名队员的脚得换三四双,磨烂的胶鞋就有十几双。吊绳种树的高峰期,造林队一年磨断的安全绳,就有十多条。

“几辈人都没干成的事,他们几个后生能干成?”初上悬崖种树时,村里人纷纷不看好。面对质疑,队员们的对策就是咬紧牙关,只干活,不争辩,坐在黄河边吃碗烩菜,啃几个馒头更是家常便饭。在风吹日晒中,种树护林成了他们最大的爱好。

如今,这支由30多人组成,平均年龄已超45岁的“悬崖造林队”,已成为当地百姓口中的“种树英雄”。“我们只是想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想给子孙后代造福。”59岁的老队员高保定从小在黄河边长大,正经历着黄河沿岸“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历史性巨变。“小时候,山光秃秃的,一刮风,满嘴沙尘;如今,整个陕北都变绿了,空气越来越好,黄河水也在慢慢变清,受益的不就是我们自己吗?”

又是一年春回大地,造林队又奔波在黄河沿岸的悬崖绝壁间。“剩下的,都是越来越难啃的硬骨头,但只要还有一寸荒山,我们就把树种进行到底。”王永红自豪地说。

与队员们告别时,常年被晒得皮肤发黑的他们,站在黄土高原清澈的阳光下,微笑着消失在黄河岸边的山路上,但他们的种树故事,就像山间劲道的苍柏,镌刻在陕北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新华社记者 孙正好

教育杂谈

据媒体报道,近日,湖南科技大学根据食堂消费大数据,对在食堂消费次数、平均消费额度低的2000余名学生发放餐补,无需申请,不公布名单,直接充入餐补卡,全年累计发放100万元。湖南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梁宏军表示,部分家庭困难的学生出于各种原因并不愿意申请相关资助。采取这种悄悄打钱的方式,在维护他们自尊心的同时,又能够真正帮助他们。

如何精准识别贫困生并对其进行资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报道所提及的高校,根据食堂消费大数据,精准研判出贫困生并进行隐形资助的做法,不仅是对科学技术的充分运用,提高了识别效率,减少了误判率,也有效维护了贫困生的尊严。这的确是资助贫困生的好办法,值得推广。

帮助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如何精准有效地识别贫困生,防止“假贫困生”冒领补助现象,避免产生不公平,损害学校公信力的事件,需要学校三思而后行。资助贫困生不能只靠贫困生主动申请,因为不少贫困生会有自卑心理,不愿透露家庭的具体情况,甚至一些贫困生因为害怕“丢脸”宁愿忍饥挨饿、节衣缩食也不愿申请资助。因此,非常有必要在贫困生认定环节将相关信息作为不可忽视的个人隐私加以尊重和保护,尽量不强求贫困生公开个人信息。

目前,在一些地方还沿用传统的资助模式,以接受监督的理由公

大数据手段评判资助贫困生模式值得推广

开贫困生的名单和“致贫原因”,并由其他同学监督、评判。不可否认,这种让贫困生自揭伤疤的初衷是好的,但程序上显然欠缺一定的合理性和人文关怀。一是如前所述,部分贫困生由于经济贫困,心理上就脆弱敏感,碍于面子不愿申请资助,让其公开“哭穷”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盐。二是不排除有家境富裕者贪便宜,用惟妙惟肖的表演竞争到资助名额。

那么,所谓的贫困生评选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公平困境,真正贫困者未必得到资助,或者物质上得到了资助,人格尊严却受到了伤害。“假贫困生”则因缺乏信息共享、大数据分析有效的事后监督而不易露馅,扶贫助困政策的公信力被消解。甚至造成同学之间恶意举报,互相攀比谁是真的贫困生,通过拉拢老师来获取贫困生资格的混乱局面。

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呵护才是真正善待贫困群体。教育部早就专门强调,不能让贫困生当众诉苦、互相攀比;可采用隐性方式,避免大张旗鼓地发放资助物品。在大数据技术相当成熟的背景下,应果断摒弃让贫困生当众诉苦、自揭伤疤的传统评定模式,利用大数据实行精准识别。在妥善保护贫困生隐私和尊严的同时让其免于“示众”,少承担不必要的精神压力。

当然,为避免认为刻意造假的数据失真,一些通过采集话费、日常消费等多种信息来综合研判。同时还可通过人脸识别等方式避免冒名造假,实施个人承诺并惩戒造假等方法来提高大数据研判的精准度,进而让补助资金这一好钢用到刀刃上,让教育公平落到实处。 □史春楚



↑3月25日,宝鸡文理学院举办了2023届毕业生春季“访企拓岗 百企进校”综合类就业洽谈会。本次就业洽谈会共有来自16个省(市)自治区的300余家企业参会,提供就业岗位12362个,吸引该校及兄弟院校8000余名学生参加招聘,达成就业意向2200余人。 □韩恩强 摄

汉阴县新增5名省级教学能手

本报讯(林爱铭)近日,笔者从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下发的《关于授予李林梅等842名教师陕西省基础教育教学能手称号的决定》中获悉,汉阴县新增5名省级教学能手。

据了解,汉阴县5名新增的省级教学能手分别为:汉阴中学汤海陆、安康长兴学校黄婷婷、汉阴县城关一小沈海侠、汉阴县凤台小学李琳、汉阴县实验小学刘红梅。

用爱温暖,让“留守”不孤单

——记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优秀毕业生张科

“丁零丁零”,下课铃声响起,教室前的空地很快传来孩子们欢笑打闹的声音,咸阳市淳化县官庄镇三秦阳光儿童之家似乎在一瞬间被注入了阳光与活力。与这阳光、活力融为一体的,还有张科清脆的笑声、满面春光的笑容。

张科,咸阳职业技术学院2018届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一个“95后”大学生,也是三秦阳光儿童之家的创始人。“农村的孩子需要我”,这句话他常挂在嘴边。

“想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

1995年出生的张科,来自咸阳市淳化县一个农村家庭,从小他就立志当一名教师,长大后,他报考了咸阳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作为咸阳职院学子,张科始终牢记母校的校训,“厚德强能,育人惠民”成为他坚定投身教育公益事业的重要动力。

2016年,张科来到淳化县马家镇李村,参加学院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开启了短期支教。

淳化县马家镇李村地处山区,距县城约30公里,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外出务工人员基数大,留守儿童多。这里的孩子们对知识渴望的目光、对未来憧憬的眼神让张科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从留守儿童变成大学生,他太知道孩子们需要什么了。这些孩子因疾病、隔代养育、单亲丧亲等陷入困境,缺少爱和陪伴,更别说生活习惯和教育方面的欠缺了。

“我时常想,这么多留守儿童以后可怎么办。所以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助他们接受教育,从而获得全面发展。”张科说。而参加学院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这段宝贵的经历,让他对未来规划逐渐清晰:“教育公益事业是我的第一目标,我想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让他们像我一样,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留守儿童的“知心哥哥”

说干就干。2017年,张科在淳化县官庄镇筹建他的第一所三秦阳光儿童之家。

刚开始,当地人难以接受托管这种新鲜事物,张科和他的团队跑遍了19个村,访问了几百户人家,在吃过无数次“闭门羹”后,终于在春季开学前,招到了63名学生,其中建档立卡户20名。起步之初,张科每天早早起床,安排学生洗漱、吃早餐,晚上给他们辅导作业,做心理疏导。他说,虽然很累,但只要一看到孩子们,所有的疲倦就都

没有了。小杰(化名)刚转来学校不久,成绩差,话少,也不愿意和其他同学玩耍。张科发现后,非常留意。别的孩子总会谈到爸爸妈妈,他只会说奶奶怎么样,从来没提过父母。张科了解到,小杰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父亲长期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年迈的奶奶照顾他。“我开始关注他,时常跟他聊天,或者让班里活泼开朗的孩子主动跟他做游戏。”

渐渐地,小杰的学习成绩有了起色,喜欢跟他一起玩耍的小朋友也多了,他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这些孩子比较内向,他们很敏感,要尽可能地呵护他们完成学业。将来,他们会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命运。”张科说。

凭着踏踏实实努力付出,张科成了孩子们信任和亲近的“知心哥哥”。张科携手政府有关部门、爱心企业、学校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活动:邀请母校学生帮助孩子们辅导作业、给予成长陪伴,填补困境学生的家庭教育缺失;举办各种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多与外界接触,在母校的支持和团队成员的努力下,实践活动办得如火如荼。张科让每个孩子都“心有人爱,身有人护,学有人教,难有人帮”。

“这里就是我的未来”

近两年,学校规模逐渐扩大,生源不断增多,张科感到肩上的社会责任也更大了。他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着教育缺失、家庭缺失、活动缺少等问题,为了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在他的倡导和积极呼吁下,留守儿童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界建立了各种关爱组织,通过教育引导、生活指导、学习辅导、心理疏导,定期开展公益关爱活动百余次。

六年来,三秦阳光儿童之家直接服务留守儿童及困境儿童1000余人,先后被咸阳市宣传部设为“学雷锋志愿服务点”,被咸阳市文明办评为“最佳志愿服务奖”,被咸阳职业技术学院设为“早期教育专业社会化服务基地”。张科荣获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陕西赛区金奖;2021年被评为“陕西五十佳志愿者”。

今年,第四家三秦阳光儿童之家已经建成,张科计划五年之内再筹建十家。“我会珍惜这段人生际遇,继续不懈努力奋斗,帮助更多的留守儿童圆梦。”如今,张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清晰而温暖。 □白阳



3月29日,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对学生公寓开展春季学期安全大检查,进一步加强宿舍安全管理,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宿舍生活环境。 □李鸿彬 摄